

自我扩张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群际接触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王子璇旸, 张晨光*, 王若歌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6日

摘要

目的: 探讨民族院校大学生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之间的关系, 并检验群际接触数量的中介作用以及群体共情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 对673名民族院校大学生施测自我扩张问卷、群际接触量表及群体共情量表。使用SPSS 25.0进行相关分析, 并采用PROCESS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① 相关分析显示, 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数量($r = 0.40, p < 0.001$)、质量($r = 0.42, p < 0.001$)及认知共情($r = 0.39,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②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 自我扩张能正向预测接触数量($\beta = 0.29, p < 0.001$)与接触质量($\beta = 0.10, p < 0.001$); 接触数量与认知共情的交互项对接触质量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beta = 0.01, p <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高认知共情水平下, 自我扩张通过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间接效应值(0.089)显著高于低水平(0.056)。结论: 自我扩张动机不仅直接预测更高的群际接触质量, 还通过增加接触数量产生间接影响, 且这一间接效应在高群体共情个体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提示, 激发个体成长性动机及提升共情能力对于促进高质量群际接触十分重要。

关键词

自我扩张, 群际接触, 认知共情, 民族院校

The Influence of Self-Expansion on Intergroup Contac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Institution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ixuanyang Wang, Chenguang Zhang*, Ruoge Wa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子璇旸, 张晨光, 王若歌(2026). 自我扩张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群际接触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学进展, 16(4), 265-275. DOI: 10.12677/ap.2026.164198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xpansion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institutions, 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empathy. **Method:**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673 college students from ethnic institutions were administered the Self-Expansion Questionnaire, the Intergroup Contact Scale, and the Group Empathy Scale. SPSS 25.0 was us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 PROCESS program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Results:** ①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expans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r = 0.40, p < 0.001$),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r = 0.42, p < 0.001$), and cognitive empathy ($r = 0.39, p < 0.001$). ②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indicated that self-expans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beta = 0.29, p < 0.001$)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beta = 0.10, p < 0.001$);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and cognitive empath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beta = 0.01, p < 0.05$).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t a high level of cognitive empathy,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self-expansion through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on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0.08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t a low level (0.056). **Conclusion:** The motivational drive of self-expansio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s higher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and this indirect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group empathy.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stimulating individuals' growth-oriented motivation and enhancing empathy skills are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tergroup contact.

Keywords

Self-Expansion, Intergroup Contact, Cognitive Empathy,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和文化交融日益加深的社会背景下,不同文化、族群及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常态。然而,这种互动并不总是和谐与积极的,群际偏见、冲突与社会距离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凝聚与个体福祉(Reynolds et al., 2012)。其中,群际接触质量——即不同群体成员间积极、深入且有意义的互动体验——被广泛认为是减少偏见、增进理解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机制(Pettigrew & Tropp, 2006)。高质量的群际接触不仅能打破刻板印象,还能促进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如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Gaertner & Dovidio, 2014)。尽管其重要性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优化接触的外部情境条件(例如平等地位、共同目标与合作)及其产生的直接效应(如偏见减少),而对于驱使个体主动投入并最终实现高质量接触的内在心理动力,以及从接触到关系提升这一转化过程的内在机制,仍缺乏系统性探讨(Tropp & Pettigrew, 2005; Friehs et al., 2024)。

自我扩张理论为理解个体为何以及如何寻求高质量社会连接提供了一个核心的动机框架。该理论认

为,个体具有一种将他人资源、视角、身份认同纳入自我概念,从而扩展自我的根本动机与能力(Aron & Aron, 1986)。自我扩张水平的提高为人际关系带来许多好处。自我扩张有利于增强关系的满意度(Bacev-Giles, 2019; McIntyre, Mattingly, & Lewandowski, 2015)、关系质量(Mattingly, McIntyre, Knee, & Loving, 2019)和承诺(Hughes, Slotter, & Emery, 2022)。自我扩张动机不仅适用于亲密关系,近年的研究已将其拓展至更广泛的群际关系领域(Wright et al., 2005)。研究表明,高自我扩张动机的个体视跨群体互动为自我成长与知识获取的宝贵机会,而非威胁。他们更倾向于将外群体成员视为潜在的知识、经验与视角来源,从而主动发起、维持并深化跨群体交往(Aron et al., 2013)。

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一动机同样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国内的理论综述指出,自我扩张模型为传统的接触假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个体主动将他人纳入自我的动机在改善群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具体到本土情境,部分研究特别关注跨民族友谊这一高质量的群际接触形式(贾凤翔,石伟,2012)。例如,管健(2020)系统论证了跨民族友谊能够通过“自我拓展”机制,有效延伸个体的自我认同边界,从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群际融合。这从理论上强有力地支持了自我扩张动机与高质量群际接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研究共同提示,自我扩张不仅是驱动“接触数量”的引擎,更是追求“接触质量”的内在心理动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即个体的自我扩张动机越强,其在群际互动中体验到的积极、深入和有意义的程度越高。

接触假说提出,频繁的接触机会是改善群际关系的基本前提(Allport, 1954)。Paolini et al. (2016)明确指出,自我扩张动机不仅会促进个体对跨群体互动的兴趣,还能有效预测个体将参与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群际互动。一项基于北爱尔兰青少年的纵向研究也发现,个体的自我扩张动机是促进其后续进行更频繁跨群体接触的重要预测因子(McKeown et al., 202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接触的“数量”与“质量”是两个紧密相关但又有区别的维度,而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先决条件。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群际接触数量的提升能直接带来更积极的外群体态度,而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正是高质量接触的核心情感基础(陈欣月,崔丽娟,2017)。一项针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将群际接触数量和质量作为并行变量,验证了群际接触数量在外群体信任与社会文化适应之间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黄晓林,2019)。此外,一项关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研究也表明,接触数量是产生后续积极结果(如角色认同)的重要路径(崔祥民等,2016)。近期一项针对藏族青少年的研究则揭示了更细致的机制:自我扩张动机通过提升接触行为意向,进而促进了更具深度的、更亲密的跨民族接触(Dang et al., 2025)。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证据,本研究认为,高自我扩张动机的个体更倾向于主动增加与外群体的接触数量,而更多的接触机会则为建立更深入、更积极的互动关系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提出假设2:群际接触数量在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即自我扩张动机越强,个体参与的群际接触数量越多,进而体验到更高的群际接触质量。

共情(Empathy)是个体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与观点的核心心理能力(Davis, 1983)。Sirin et al. (2016)提出了群体共情(Group Empathy),将共情的概念从小群体内的人际现象,转换成一个可以在群体间水平上运作的概念。群体共情作为一种情感性和认知性共鸣,可以在人际互动中减少他者偏见,增进共情和理解;即试着站在外群体成员的角度考虑问题,理解外群体成员情绪情感产生的原因并体验到相应的情感状态的过程(何晓丽,谢荣慧,2018)。群体共情通常包含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两个维度,其中认知共情特指在认知层面理解、推断外群体成员观点和处境的能力(Preckel et al., 2018),是进行深度社会理解与有效沟通的关键。

认知共情的这种功能,使其可能在“从接触到关系”的转化中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本模型假设群体认知共情调节了“群际接触数量”到“群际接触质量”的后半段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高认知共情能

力的个体, 在接触中能更准确地解读外群体成员的社会线索与意图(Bäckström & Björklund, 2007)。这种深刻的理解不仅能有效化解因文化或群体差异导致的误解, 降低互动中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更能促使个体调整自己的互动策略, 做出更恰当、更具响应性的行为, 从而将一次普通的接触转化为一次积极、深入且有意义的关系体验(Dovidio et al., 2010)。反之, 低认知共情的个体即使接触频繁, 互动也可能停留在表层, 难以实现关系质的飞跃。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3: 群体认知共情在群际接触数量与群际接触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当个体的群体认知共情水平较高时, 群际接触数量对群际接触质量的正面预测作用更强。

综上所述, 本研究整合自我扩张动机、群际接触数量、群体认知共情与群际接触质量四个核心变量, 旨在构建并检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个体的自我扩张动机通过增加群际接触数量来间接提升群际接触质量, 且这一间接路径的后半段受到群体认知共情的调节。以期系统揭示个体通过群际互动提升关系体验的完整心理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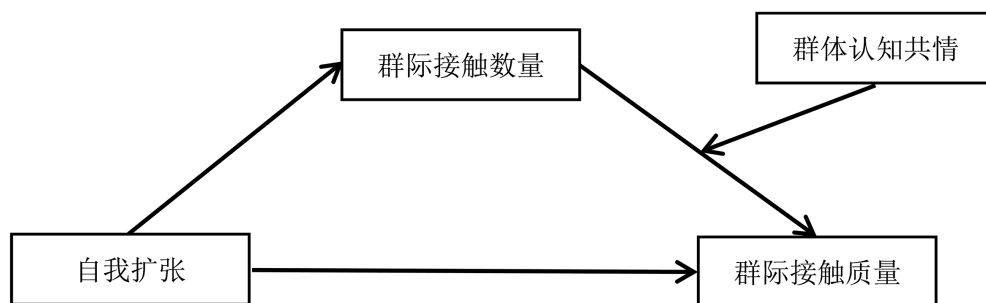


Figure 1.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 从四川某民族高校选取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 696 份, 以答题时间过短(小于 60 秒)的标准筛选后有效数据共有 673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70%。其中, 男性样本共 251 份, 占总样本 37%; 女性样本共 422 份, 占总样本 6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19.6 岁。独生子女 265 人(39.3%), 非独生子女 408 人(60.4%); 少数民族 213 人(31.6%), 汉族 460 人(68.1%); 家庭住址农村 248 人(36.7%), 城镇 425 人(63.0%)。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扩张

采用自我扩张问卷(SEQ)测量个体的自我扩张水平, 共 14 题, 侧重于测量个体感受到他人纳入自己观念与能力的扩张程度。该中文版量表在浦昆华(2013)的研究中被采用, 并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国内研究者已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系统梳理(贾凤翔, 石伟, 2012)。研究采用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的李克特式量表进行评分, 评分越高代表个体的自我扩张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

2.2.2. 群际接触

选取群际接触量表, 本量表由 Islam & Hewstone (1996)编制, 史佳鑫, 刘力, 张笑笑(2014)修订; 分群际接触数量和群际接触质量两个维度, 各有 5 个项目。采用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李克特式量

表进行评分。本研究中, 群际接触数量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 群际接触质量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2.2.3. 群体认知共情

参考 Sirin 等人(2016)依据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CI)中的观点采择维度改编方法, 使用测量个体共情水平的人际反应指数量表-中文版(IRI-C)中的观点采择维度, 将与不同民族群体放入指导语的背景中, 测量被试对不同民族群体的认知共情程度。共 5 个项目, 量表采用 5 点评分, 由 0 (完全不符合)到 4 (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分组差异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3.3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均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ULMC 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 周浩, 龙立荣, 2004)。通过加入共同方法因子构建验证性因子模型, 比较控制前后的模型拟合变化。结果显示, 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 模型拟合改善程度极小($\Delta CFI = 0.007$, $\Delta RMSEA = -0.003$), 远低于临界值($\Delta CFI \leq 0.01$, $\Delta RMSEA \leq 0.015$)。表明共同方法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本研究的变量关系不受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干扰。

3.2. 自我扩张、群际接触频率、群际接触质量与认知共情的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 = 673)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 = 673)

	$x \pm s$	1	2	3	4
1、自我扩张	54.80 \pm 11.47	1			
2、群际接触数量	20.76 \pm 8.18	0.40***	1		
3、群际接触质量	28.23 \pm 5.33	0.42***	0.52***	1	
4、群体认知共情	19.06 \pm 4.21	0.39***	0.34***	0.35***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同下)。

如表 1 所示, 自我扩张与接触数量($r = 0.40, p < 0.001$)、接触质量($r = 0.42,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 与认知共情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39, p < 0.001$)。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显著正相关($r = 0.52, p < 0.001$)。认知共情与接触质量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p < 0.001$), 与接触数量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01$)。

3.3. 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 PROCESS 中的 Model 14 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2), 研究考察了自我扩张对个体群际接触行为的预测作用, 并检验了认知共情在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自我扩张对接触数量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29, t = 11.29, p < 0.001$); 对接触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也显著($\beta = 0.10, t = 6.02, p < 0.001$)。然而, 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 = 0.03, t = 0.27, p > 0.05$), 认知共情对接触质量的直接效应也不显著($\beta = -0.06, t = -0.60, p > 0.05$)。接触数量与认知共情的交互项对

接触质量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beta = 0.01, t = 2.46, p < 0.05$), 表明认知共情水平越高, 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该模型整体解释率为 $R^2 = 0.35$ 。

Table 2. Test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N = 673)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 = 673)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R^2
				下限	上限	
群际接触数量	自我扩张	0.29	11.29***	0.24	0.33	0.16
群际接触质量	自我扩张	0.10	6.02***	0.07	0.13	0.35
	群际接触数量	0.03	0.27	-0.16	0.21	
	群体认知共情	-0.06	-0.60	-0.27	0.14	
	群际接触数量 \times 群体 认知共情	0.01	2.46*	0.00	0.02	
	(常数项)	18.78	9.08***	14.72	22.85	

在不同认知共情水平下, 自我扩张通过接触数量影响接触质量的间接效应如表 3 所示。在低认知共情水平(M-SD)下, 间接效应值为 0.056, 95% CI = [0.036, 0.080]; 在平均水平(M)下, 间接效应值为 0.069, 95% CI = [0.052, 0.089]; 在高认知共情水平(M + SD)下, 间接效应值为 0.089, 95% CI = [0.067, 0.114]。所有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表明在不同认知共情水平下, 群际接触数量均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且中介效应值随认知共情水平提高而增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为 0.003, 95% CI = [0.001, 0.006], 未包含 0, 说明认知共情对上述中介路径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认知共情水平越高, 自我扩张通过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间接影响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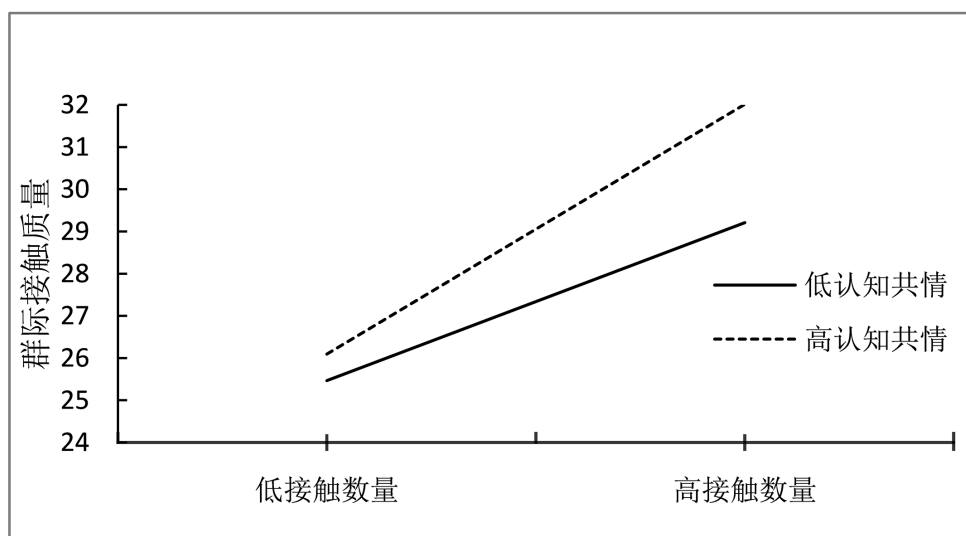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intergroup contac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ognitive empathy between self-expansion and intergroup contact quality

表 3. 认知共情不同水平下群际接触数量在自我扩张和群际接触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

群体认知共情水平	条件间接效应值	SE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水平(M - SD)	0.056	0.011	0.036	0.080
均值水平(M)	0.069	0.009	0.052	0.089
高水平(M + SD)	0.089	0.012	0.067	0.11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	0.003	0.001	0.001	0.006

3.4. 简单斜率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认知共情如何调节群际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以接触数量为自变量、接触质量为因变量, 根据认知共情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正负一个标准差),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并绘制调节效应图, 如图 2 所示。分析结果显示, 在低认知共情水平(M - 1SD)下, 群际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20, t = 6.03, p < 0.001$), 95% 置信区间为 [0.13, 0.26]; 在高认知共情水平(M + 1SD)下, 群际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正向预测作用进一步增强($\beta = 0.31, t = 9.62, p < 0.001$), 95% 置信区间为 [0.25, 0.38]。这表明, 认知共情水平越高, 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影响越强, 调节效应显著。



注：认知共情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代表高认知共情；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代表低认知共情。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empathy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图 2. 认知共情在群际接触数量和群际接触质量中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4.1. 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

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自我扩张动机与群际接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自我扩张对群际接触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假设 1 得到证实，并从实证层面验证了自我扩张理论在解释积极群际关系形成中的适用性(Wright et al., 2005)。高自我扩张动机的个体，具有将新视角纳入自我的内在需求(Aron & Aron, 1986)，因而更可能主动寻求并投入高质量的跨群体互动，将外群体成员视为自我成长的资源(Aron et al., 2013)。这与近期国内一项研究结论相呼应，该研究也发现自我扩张动机是预测深度跨民族接触的重要前因变量(Dang et al., 2025)。

传统的群际接触研究多关注接触发生时的情境条件及其后效(Pettigrew & Tropp, 2006)，而对驱动个体主动选择并优化接触体验的内在心理动力探讨不足。本研究发现自我扩张这一成长性动机与接触质量的正相关，强调了个体主动建构积极关系的内在动力。这表明，改善群际关系不仅需要营造良好的接触情境，也需重视激发个体渴望通过理解他人来扩展自我的成长性动机。正如管健(2020)所系统论证的，跨民族友谊能够通过“自我拓展”机制有效延伸个体的自我认同、促进群际融合。另有研究在代际接触的背景下也发现，高质量的代际接触能正向预测知识共享，这一过程背后蕴含着通过自我扩展获取新资源的逻辑(王东阳等, 2025)。

本研究结果通过大样本数据验证了自我扩张动机对群际接触质量的独立预测作用。这提示我们，在致力于改善群际关系、促进社会融合的实践中，除了创设良好的外部接触条件，或许更应重视激发和培育个体内在的、渴望通过理解他人来扩展自我的积极动机。

4.2. 群际接触数量在自我扩张和群际接触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2。群际接触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控制自我扩张动机后变得不显著，这是本研究发现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统计结果的变化揭示了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它说明，

单纯的接触频率本身并不自动等同于高质量的互动体验，二者表面的强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更根本的内在变量，即自我扩张动机所驱动和解释的(贾凤翔, 石伟, 2012)。从理论上讲, 这一结果对经典的群际接触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精细化。传统理论强调了接触本身的重要性(Allport, 1954), 而本研究表明, 驱动个体去寻求并投入接触的内在心理动力, 可能决定接触能否最终转化为积极关系体验。高自我扩张动机的个体, 在互动前就抱有开放、学习和成长的预期(Paolini et al., 2016), 这种初始心态会引导他们在互动中采取更积极、深入和探索性的行为模式, 从而更有可能将每一次接触的机会转化为有意义的连接。反之, 缺乏此动机的个体, 即使身处频繁的接触中, 互动也可能流于表面, 难以实现关系的深化。近期研究也发现, 在预测积极结果时, 接触质量的效应往往独立且强于接触数量(Liu et al., 2024)。

这一发现对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它表明, 单纯增加接触机会可能不足以改善群际关系(豆长江, 2022)。更有效的策略应是双重的: 一方面, 需注重激发内在动机, 通过教育引导个体(尤其是青年)视跨群体交往为自我成长的机遇(Dang et al., 2025); 另一方面, 应着力提升接触的结构性质, 创造能促进平等、合作与自我表露的互动情境(柴民权, 管健, 2015)。未来的干预措施应致力于将增加群际接触数量的途径与培育动机、优化质量的目标深度结合。

4.3. 群体认知共情在群际接触数量和群际接触质量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接触数量与认知共情的交互项对接触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调节效应意味着当个体具备较高的认知共情能力时, 即便接触频率相同, 他们也能从中获得更为深入、积极的互动体验。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研究假设, 更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群际互动发生的内在认知机制, 对于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深化对群际接触的理解,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4.3.1. 接触数量主效应不显著的理论解释

本研究发现, 在控制自我扩张动机后, 群际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看似与经典接触假说(Allport, 1954)相悖, 实则揭示了接触数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的视角来看, 人际关系的深化需要经历从表层交换到亲密领域的逐步渗透过程(Altman & Taylor, 1973)。单纯的接触频率增加, 若缺乏自我表露, 往往只能停留在“泛泛之交”的表层互动, 难以触及能够促进关系质变的核心层面。这一理论预测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接触数量并不能够促进关系深化, 其效应依赖于互动过程中的心理加工质量。

此外, 群际焦虑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另一视角。Stephan & Stephan (1985)指出, 跨群体互动往往伴随着焦虑情绪, 这种焦虑源于对负面评价、误解或拒绝的担忧。若个体仅仅增加接触频率而未掌握有效应对焦虑的策略, 频繁的接触反而可能强化负面预期, 甚至加剧刻板印象的激活(Paolini, Hewstone, & Cairns, 2007)。换言之, 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影响并非线性、必然的积极关系, 而是受到个体如何解读和处理互动情境的调节。本研究中接触数量的主效应不显著, 恰好凸显了探讨调节变量的必要性。

4.3.2. 认知共情的作用机制

认知共情强调个体在认知层面上理解、推断他人内部状态, 尤其是观点和处境的能力(Preckel, Kanske, & Singer, 2018)。在高强度的接触中, 互动双方面临着复杂的跨文化或跨群体线索, 例如不同的表达习惯、非言语信号或价值判断。高认知共情能力的个体, 能够更准确地解析这些线索背后的意图与情感(Bäckström & Björklund, 2007), 有效降低因误解或模糊性带来的互动焦虑和不确定性(Dovidio et al., 2010)。这种深刻的理解力是个体调整自身行为、做出恰当回应的认知基础, 从而将一次普通的社交场合转化为一次有意义的联结体验。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显著调节了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的关系，且在高认知共情水平下，接触数量对接触质量的预测作用更强。这一发现可以从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得到深刻解释。该理论认为，人际互动的核心动机之一是降低对对方的不确定性，而获取信息、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是实现有效沟通和关系建立的关键(Berger & Calabrese, 1974)。在群际接触情境中，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或群体刻板印象等因素使得不确定性水平远高于群内互动(Gudykunst, 1995)。

认知共情本质上是一种高效的信息加工机制。高认知共情个体能够更准确地解读外群体成员的非言语线索、文化表达习惯及潜在意图(Bäckström & Björklund, 2007)，从而在互动中快速降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降低会增强人际吸引、信任感和沟通满意度(Berger, 1979)，这正是高质量群际接触的核心特征。反之，低认知共情个体在互动中面临较高的认知模糊性，难以准确预测对方的反应，导致互动停留在谨慎、试探的表层，无法实现关系深化。因此，认知共情通过降低不确定性，为接触数量向接触质量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

本研究发现的调节效应，在中国本土研究中获得了深刻的理论回应与拓展。传统的认知共情强调个体理解他人观点和处境的能力，而在多民族国家情境下，这一能力被进一步具象化为一种关键的文化能力。陈立鹏，薛璐璐(2024)系统提出的“民族文化共情”概念，精准地捕捉了这一本质。这表明，对于身处中国多元文化场景中的个体而言，高水平的认知共情不仅是通用的人际能力，更是一种关键的文化能力，它使得个体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壁垒，实现有效的沟通与连接。以往研究证实，高质量的跨民族友谊能够有效降低群际焦虑，从而增强个体进一步进行群际接触的意愿(陈欣月，崔丽娟，2017)。而友谊的建立与深化，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需要高认知共情参与的互惠过程。这表明，设计能够促进深度自我表露与合作的互动任务，鼓励参与者练习从对方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观点采择”，是推动普通接触向友谊转化的重要策略。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构建并检验了自我扩张动机影响群际接触质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深入理解群际关系的内在心理路径具有启示意义。然而，本研究在设计与方法上仍存在局限，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研究设计上，横断面数据虽揭示了变量间的显著关联，但无法确证因果关系。例如，高质量接触也可能反向增强自我扩张动机。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法(如操纵自我扩张启动)，以更严格地检验变量间的因果方向。其次，在测量方法上，主要依赖自我报告问卷，数据可能受社会赞许性等偏差影响。未来可结合日记法、行为观察等多源数据，以更客观地测量接触行为与质量。最后，在样本与推广性上，本研究样本集中于高校学生，结论在其他年龄、职业及文化背景群体(如多民族地区居民)中的普适性有待验证。未来研究需拓展样本范围，检验模型的边界条件。

后续研究可通过改进设计、丰富测量、扩展样本，在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群际互动心理机制的因果理解与实践应用。

5. 研究结论

- (1) 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呈正相关。
- (2) 群际接触数量在自我扩张与群际接触质量间起中介作用。
- (3) 群体认知共情在群际接触数量与群际接触质量间起调节作用。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 2025 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 陈欣月, 崔丽娟(2017). 群际接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群体态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5(4), 194-200.
- 崔祥民, 杨东涛, 刘彩生(2016). 群际接触, 角色认同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关系研究. *中国科技论坛*, (9), 128-134.
- 豆长江(2022). *拉萨市流动儿童群际接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拉萨: 西藏大学.
- 管健(2020). 跨民族友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41(4), 217-222.
- 何晓丽, 谢荣慧(2018). 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基于社会冲突解决的视角. *心理科学*, 41(1), 174-179.
- 黄晓林(2019). *不同身份认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文化适应比较: 群际接触和外群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 贾凤翔, 石伟(2012). 自我扩张模型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1), 137-148.
- 史佳鑫, 刘力, 张笑笑(2014). 在京藏族大学生身份认同对群际接触的影响: 适应策略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 22(4), 668-671.
- 王东阳, 赵洁, 郭家琛, 李莉, 高晓彩(2025). 真心换真知: 代际接触质量影响相互知识共享的跨层共同命运模型. *心理科学*, 48(1), 199-209.
-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浦昆华(2013). *大学生自我拓展、自我概念与爱情嫉妒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
- 柴民权, 管健(2015).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群际接触的有效性: 基于群体身份与认同视角. *心理科学*, 38(5), 1170-1177.
- 陈立鹏, 薛璐璐(2024). 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探析. *民族研究*, (4), 1-11+134.
- Allport, G. W., Clark, K., & Pettigrew, T. F.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Vol. 2, pp. 59-82). Addison Wesley.
- Altman, I., & Taylor, D. A.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Aron, A., & Aron, E. N. (1986). *Love and the Expansion of Self: Understanding Att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Hemi-Sphere Publishing.
- Aron, A., Lewandowski, G. W., Mashek, D., & Aron, E. N. (2013). The Self-Expansion Model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 J. A. Simpson, & L. Campbel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ose Relationships* (pp. 90-1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cev-Giles, C. T. (2019). *Attachment Insecurity and Daily Relationship Threats as Obstacles to Relational Self-Expans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 Bäckström, M., & Björklund, F. (2007). Structural Modeling of Generalized Prejudice: The Role of Social Dominance, Authoritarianism, and Empathy.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 10-17. <https://doi.org/10.1027/1614-0001.28.1.10>
- Berger, C. R. (1979). Beyond Initial Interaction: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1-62.
- Berger, C. R., & Calabrese, R. J. (1974). Some Explorations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99-112.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75.tb00258.x>
- Dang, B., Wang, Z., Zhang, M., & Li, S. (2025).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Expansion Motivation and Cross-Ethnic Intimate Contacts in Tibetan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https://ssrn.com/abstract=5248600>
-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13-12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4.1.113>
- Dovidio, J. F., Johnson, J. D., Gaertner, S. L., Pearson, A. R., Saguy, T., & Ashburn-Nardo, L. (2010). Empath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M. Mikulincer, & P. R. Shaver (Eds.), *Prosocial Motives, Emotions, and Behavio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pp. 393-40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2061-020>
- Frieis, M., Bracegirdle, C., Reimer, N. K., Wölfer, R., Schmidt, P., Wagner, U. et al. (2024). The Between-Person and Within-Person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Outgroup Attitudes: A Multi-Context Examin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5, 125-141.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31153017>
-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14).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04576>
- Gudykunst, W. D. (1995).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 Theory: Current Status.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8-58). Sage Publications, Inc.
- Hughes, E. K., Slotter, E. B., & Emery, L. F. (2022). Expanding Me, Loving US: Self-Expansion Preferences, Experience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Self and Identity*, 22, 227-246.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22.2074092>

- Islam, M. R., & Hewstone, M. (1996). Dimensions of Contact as Predictors of Intergroup Anxiety, Perceived Out-Group Variability, and Out-Group Attitude: An Integrative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700-71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3196005>
- Liu, G., Chen, Q., Yuan, X., Qian, M., & Du, S. (202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Adolescents from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2*, Article 102053.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24.102053>
- Mattingly, B. A., McIntyre, K. P., Knee, C. R., & Loving, T. J. (2019).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and Self-Expansion: Implications for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6*, 1579-1599.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8768079>
- McIntyre, K. P., Mattingly, B. A., & Lewandowski, G. W. (2015). When “We” Changes “Me”: The Two-Dimensional Model of Relational Self-Change and Relationship Outcom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2*, 857-878.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4553334>
- McKeown, S., Ali, S., Manley, D., & Taylor, L. K. (2024). Promoting Youth Intergroup Contact in a Postaccord Society: The Role of Supportive Interaction Norms and Self-Expansion.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30*, 317-326. <https://doi.org/10.1037/pac0000692>
- Paolini, S., Hewstone, M., & Cairns, E. (2007).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group Friendship Effect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Affective-Cognitive Bases of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1406-142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7304788>
- Paolini, S., Wright, S. C., Dys-Steenbergen, O., & Favara, I. (2016). Self-Expansion and Intergroup Contact: Expectancies and Motives to Self-Expand Lead to Greater Interest in Outgroup Contact and More Positive Intergroup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2*, 450-471. <https://doi.org/10.1111/josi.12176>
-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2006).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751-78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5.751>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03.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5.879>
- Preckel, K., Kanske, P., & Singer, T. (2018). On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Affect and Cognition: 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ory of Mind.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19*, 1-6. <https://doi.org/10.1016/j.cobeha.2017.07.010>
- Reynolds, K. J., Alexander Haslam, S., & Turner, J. C. (2012). Prejudice,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Resolving the Allportian Problematic. In J. Dixon (Ed.), *Beyond Prejudice* (pp. 48-6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022736.004>
- Sirin, C. V., Valentino, N. A., & Villalobos, J. D. (2016). Group Empathy Theory: The Effect of Group Empathy on US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Immigration Threa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8*, 893-908. <https://doi.org/10.1086/685735>
- Stephan, W. G., & Stephan, C. W. (1985). Intergroup Anxie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1*, 157-175.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85.tb01134.x>
- Tropp, L. R., & Pettigrew, T. F. (2005).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rejudice among Minority and Majority Status Group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951-957.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5.01643.x>
- Wright, S. C., Brody, S. A., & Aron, A. (2005). Intergroup Contact: Still Our Best Hope for Reducing Prejudice. In C. S. Crandall, & M. Schall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115-142). Lewinian Press.